

303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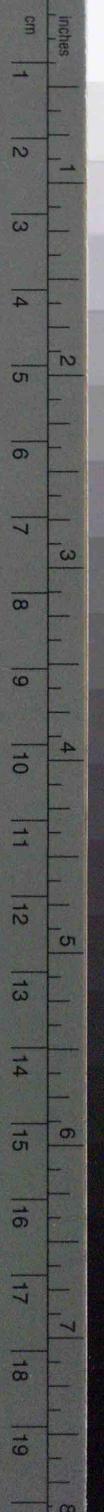
教科書文庫

3
820
41-1898
20000
67677

M31
1898**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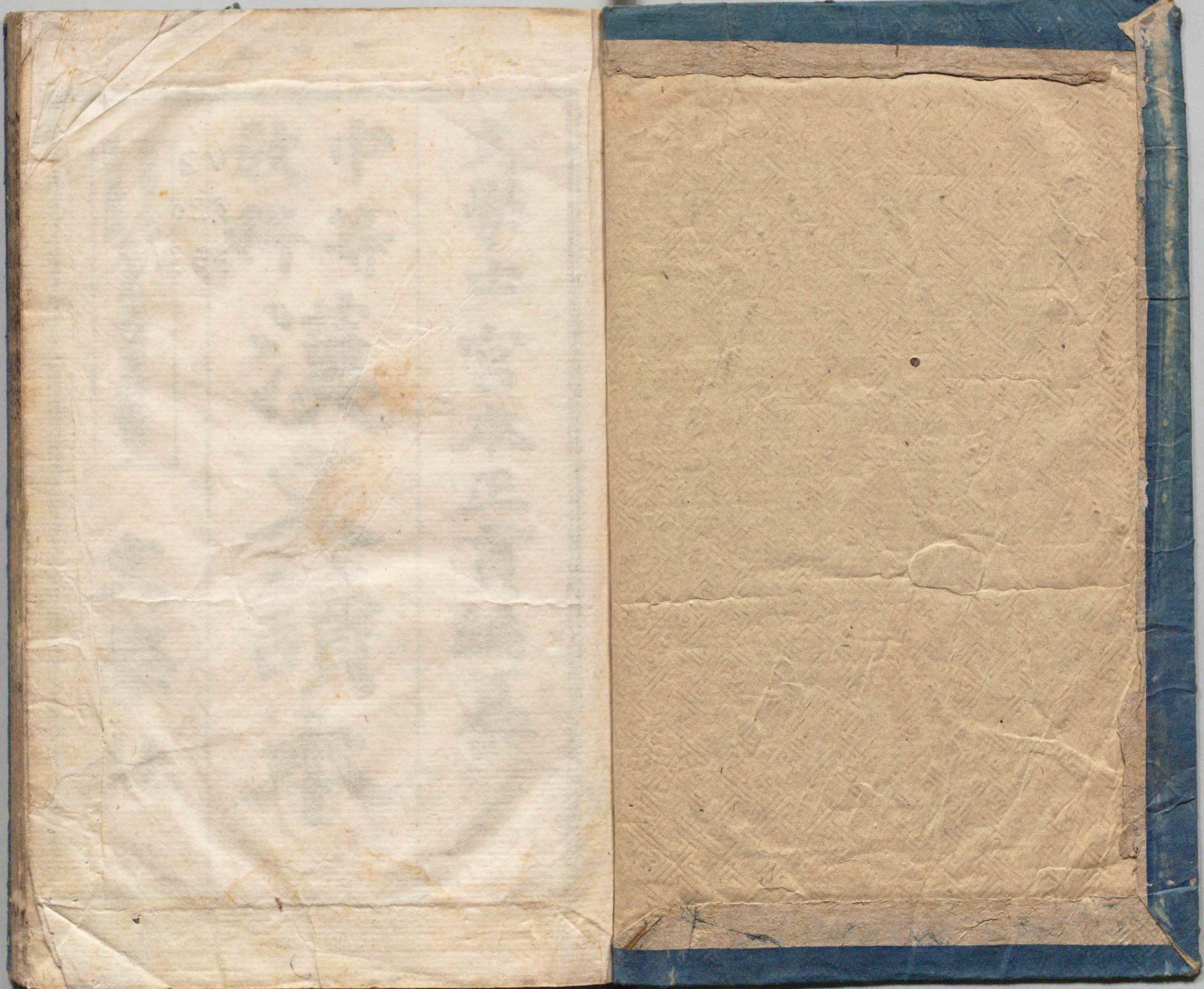
White

3/Color

Black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室 料 資

42
820
明31

文學士宮本正貫編纂

中等漢文讀本
教科

文學社

明治三十一年二月一日
文部省檢定済
尋常中學校漢文科教科書



中等漢文讀本

中等漢文讀本卷之一

目次

- | | |
|------|------|
| 三種神器 | 藤田彪 |
| 崇神天皇 | 賴 裹 |
| 仁德天皇 | 賴 裹 |
| 山田古嗣 | 服部元喬 |
| 良岑安世 | 服部元喬 |
| 公助受撻 | 徳川光圀 |
| 片山北海 | 角田 簡 |
| 學者之務 | 貝原篤信 |

三宅尚齋妻

角田 簡

湯淺常山母

角田 簡

淺羽氏教育

角田 簡

毛利元就

大槻清崇

北條泰時

賴 裹

中村惕齋

原 善

闇齋峭嚴

貝原篤信

安東省庵

原 善

貝原益軒

角田 簡

貝原益軒肖影贊

佐藤 坦

橘良基

服部元喬

藤原保則

賴 裹

僧西行

服部元喬

後三條天皇

賴 裹

板倉重矩

中村 和

本莊宗資

青山延光

題湖帆飽風圖

藤森大雅

忠勝辭封

青山延光

三浦梅園

角田 簡

用財

貝原篤信

阿部忠秋

鹽谷世弘

上杉謙信

賴 裏

小文規則序

賴 裏

記馬場信房事

尾藤孝肇

遠州薑說

林 長孺

元氣

鹽谷世弘

藤原實資

賴 善

舜水義烈

原 善

本間資氏射鶴

中井積德

岩間大藏

大槻清崇

始傳鐵砲

巖垣松苗

木谷久左衛門

安積信

稻葉一徹

大槻清崇

千利休

大槻清崇

石田三成

大槻清崇

紀平洲

東條 耕

羅山強識

原 善

除日講起

原 善

伊藤仁齋

原 善

川井東村

東條 耕

鷗梟入室

角田 簡

改過

貝原篤信

定家清肅

徳川光圀

細川幽齋

大槻清崇

義家學兵法

服部元喬

示塾生

藤澤 甫

讀書之法

雨森誠清

中江藤樹

原 善

愛日

貝原篤信

題藤樹先生真蹟後

安積 信

送埴原長谷兩生將之東京

山田 球

舞妓阿國

大槻清崇

示三上仲敬

柴野邦彦

快字說

篠崎 馴

義猴

齊藤 馨

上杉景勝

芳野世育

福嶋三傑

大槻清崇

鳥羽僧正

服部元喬

樋口甚藏

角田 簡

學校

貝原篤信

學問思辨

貝原篤信

村甲茂十郎

尾藤孝肇

野中兼山

原 善

熊澤蕃山

原 善

忠興譬喻

鹽谷世弘

重宗寄巨燈

安積 信

新井白石

原 善

蜂谷半之丞母

大槻清崇

兒嶋高德

賴 裹

瓜生保母

徳川光圀

間宮好高

岡田 僑

中等漢文讀本卷之一

教科

文學士 宮本正貫編纂

三種神器

藤田彪

天孫之降臨下土也。天祖賜以三種神器。曰玉。曰鏡。曰劍。因勅曰。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宜汝皇孫就而治焉。行矣。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者矣。方是際高皇產靈尊。每參天上之議。思兼神竭其智。手力雄神效其勇。天兒屋命。

太玉命掌祭祀之事。武雷神當征討之任。天忍日命。天津久米命帶仗前行。其他群神各奉其職以贊成天業。

崇神天皇

賴

襄

崇神天皇六年遷奉神器于大和笠縫邑祭天照大神命皇女豐鉢入姬常侍掌祀事先是列朝皆安神器於殿內同牀卧起帝惧其褻瀆故有此舉別摸造劍鏡置之御座。

仁德天皇

賴

襄

仁德天皇十年修皇宫初帝登高望見人烟稀少知民貧乃痛

自節儉宮室不聖任其頽圯悉除租稅三年望見炊烟盛起喜語皇后曰朕富矣后曰屋漏衣敝何謂富乎帝曰天之立君爲民也民之富乃朕之富也臣民請輸稅修宮不聽至是始科課役修之不日而成。

山田古嗣

服部元喬

山田古嗣幼喪母嘗讀書至於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流涕不禁卷帙爲之沾濡。

良岑安世

服部元喬

良亞相安世。生育貴寵。少好鷹犬。事騎射。頗涉諸技。亦稱多能。比及成立。始讀孝經。舍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遂專勵志。稱爲名臣。

公助受撻

德川光圀

下毛野公助。父武則。攝政兼家隨身也。嘗從父賭射。右近馬場。不勝。武則怒。撻之。公助伏而受之。人曰。何不逃。公助曰。父老足弱。追我疾走。則懼致顛躓。若有損傷。是重吾罪也。是以受而不逃。聞者感嘆焉。

片山北海

角田 簡

片山北海。少年落莫。朝夕不給事親。辛勤克奉。其驩年老。家人以其老病。請用帛易布被。北海却之曰。吾昔日養親。不能使輕煖足於尊體。今吾曷以是爲因。泣數行下。

學者之務

貝原篤信

子弟居家。則順父母。宜兄弟。敦親戚。在外。則汎愛衆。親仁。凡接人倫。平心和氣。慈愛恭敬。憇忿窒欲。自反責己。有忍有容。而居常以爲善。爲樂。此學者。自初學至終身。爲日用當務之工夫。一

生之事業先須於此立基本。

三宅尚齋妻

角田 簡

三宅尚齋見幽於忍。託其妻田代氏以母及二子而與黃金二十兩以爲資。田代氏念夫囚在囹圄。艱辛無量。爲其妻子而晏然煖飽心不忍爲也。自是冬不穿縕袍。夏不張蚊帳。定省之暇。爲人縫刺漑濯。以給奉養。如此三年。所得二十金絲毫不費也。迄尚齋見赦。乃出金還之。尚齋怒曰。其如此。奉養必有闕也。田代氏徐語以養姑之故而言。豫留此金以備君今日之用。尚齋感嗟久之。

湯淺常山母

角田 簡

湯淺常山母瀧氏。性行端慤。好讀書。常山之少也。語之曰。昔者永延天皇雪後望山曰。香爐峰。雪侍女清原氏起而卷御簾。不亦慧乎。當時婦女尚爾。况丈夫乎。今苟爲士而稚魯不文。可耻之甚。汝勉哉。

淺羽氏教育

角田 簡

江都二城留守小出大助妻淺羽氏。教子尤有方。稍長課業或荒輒亟督之。猶不可則自責其身曰。嫗何物邪。生遊惰兒泣數

行下諸子皆感悟。不復懈。其學射騎刀槊。方冬月。每晨趨演場。
淺羽氏必起。自吹火煮餌。食之。未嘗委勞於僕媵。其勤勉誠切。
如此。以是諸子皆爲良士。

毛利元就

大槻清崇

元龜二年六月。藝侯元就病。將死。致諸子於前。呼取箭數條。一
如其子之數。乃手自糾爲一束。極力折之。不能斷也。單抽其一
條。隨折隨斷。因戒曰。兄弟猶此箭也。和則相依。濟事。不和則各
人各敗。汝等銘心勿忘。次子隆景進曰。夫兄弟之爭。必起於欲。
棄欲思義。何不和之有。元就悅。以爲然。顧餘子曰。宜從仲兄之

言。

北條泰時

賴 襄

泰時爲人敦親族。常推叔父時房而下之。嘗在評定所。聞弟朝
時第有寇。輒起赴援。平盛綱曰。是小事耳。公任重職。何自輕也。
泰時曰。兄弟有難。何曰小事。以吾視之。與建保承久二役奚擇。
苟喪吾親。重職何爲。朝時書藏於家。曰。世世子孫毋背武州裔
也。

中村惕齋

原 善

中村惕齋。自爲童子時。厚重不好嬉戲。七八歲受句讀于鄉師。不煩督責。及長。惟務篤實。不喜游靡。先世住市中。而惕齋厭其喧囂。遷居幽地。日杜門潛心大業。諸論學談文之外。不敢爲泛交。

擇師友

貝原篤信

人倫之道。因朋友之責。善輔仁而立師。亦在朋友輩中。而最貴者也。是以聖人以朋友爲五倫之一。然則其所繫爲至重。可不慎擇其善者與之交乎。

閻齋峭嚴

原一善

山崎閻齋。天性峭嚴。師弟之間。儼如君臣。受教者雖貴卿公子。不置之眼底。其講書音吐如鐘。面容如怒。聽徒凜然。無敢仰見。

安東省庵

原一善

安東省庵。高義世絕。無其學亦世所不多有也。而性謙讓。告男守直。遺訓曰。我無才無德。汝與諸生。勿撰年譜。行狀。行實。碑銘。墓銘。及文集序等。

貝原益軒

角田 簡

貝原益軒。諱謹。醞藉。嘗自京師歸。取路于海上。同船數人。名姓不相知。謀譏相語。中有一少年。意氣傲然。掉頭鼓舌。解說經義。益軒沈默竦聽。如不知字者。既而及船達岸。各告其姓名鄉里。少年始知爲益軒。恧然不自容。遂不陳其名。鼠竄去。

貝原益軒肖像贊

佐藤 坦

自損者能益人。忘譽者能遠毀。淺近之言。人不厭其俚。切實之訓。人不謂其鄙。仰藹然之遺影。和而介溫。而理咨虛。不愧乎有

道之士矣。

橘良基

服部元喬

橘良基。歷任五州。每罷歸。不載資財。常教子孫以潔己。其子在公問治政之要。良基曰。雖有百術。不如一清。

藤原保則

賴 襄

備中。介藤原保則。爲備前權守。初。備中饑。民多流亡。爲盜。前守喜苛政。囚徒填獄。保則政存大體。務本禁末。田闢戶滋。外戶不閉。轉備前。知僚吏有奸贓者。不撻。分與己俸。曰。子久疲學官。始

得微官。宜勉廉節。期榮進。特爲仰事俯育。屈受汚名。貧累善人耳。吾薄俸。相資謹勿犯官物。

僧西行

服部元喬

鎌倉公出。途見一老頭陀。風韻頗高。使人問之。卽西行也。公素欽行名。乃大喜。延請。行乃至府。行本將家子孫。少壯練習武事。公因請問其略。行曰。自棄以來。家世所傳。亦已散亡。今乃風月之外。都無所記。然亦不甚拒。爲公談兵。一夕。及旦。將出。公苦留不可。乃出銀造猫。爲贈。行受而出。門前見兒嬉。便與之去。

後三條天皇

賴 襄

後三條天皇。延久元年三月。車駕幸石清水大廟。時俗日趨華侈。帝欲革其弊。乘輿鹵簿。務從省約。所過都人士女觀者。車有金飾者。爲駐輦剔去其飾。雖貴族不假。

儉薄率物

服部元喬

平宣時。老後謂人曰。昔者相州一夕見邀。尋使再至。曰。旣夜不必裝束。願疾見臨。乃著故直垂去。至則相州自挈酒出。曰。偶有此物。不可獨酌。聊復迎爾。恨無下物。厨下或有餘食。旣已中夜。

人靜煩君唯所自得。余乃秉燭入厨，徧索無肴。僅見庋上土器豆豉箸餘棄在其中。試且舉至相州曰：亦足矣。乃暢然對酌。遂至歡醉。其時率如是。

板倉重矩

中村和

板倉重矩種菜于園中。有客手摘以薦之。匾其廬曰咬菜軒。迨貴或謂之曰：昔者君居散官。其咬菜固也。今爲老中而猶咬菜。恐來識者之譏。重矩曰：大抵人情位高祿多則忘貧賤時驕溢以災其身者往往有之。余不肖聊以是爲知足之警耳。

本莊宗資

青山延光

本莊宗資爲人循謹。以盛滿爲戒。常掛五十錢於梁。書其旁曰：三扇函。人問其故。曰：吾昔在京貧甚。適關東有命招我。我乃之市。欲買扇三柄贈一。搢紳叙別囊中僅有五十錢。市人聞。關東招我不論直而授扇。其窮如此。今日身極榮顯。恐忘寒素。故揭此自警耳。

題湖帆飽風圖

藤森大雅

帆腹飽滿。有一瞬千里之勢。舟人自以爲快適。旁觀亦健羨之。

而不知下有不測之重淵。一縛忽斷則頃刻厭鮫鰐也。天下之事多類此者。豈特一湖舟而已矣哉。是古人所以尚知足也。

忠勝辭封

青山延光

酒井忠勝。典樞機三十餘年。爲天下所憑賴。大猷公最親任之。嘗欲封以駿河十八萬石之地。忠勝辭曰。此東照宮菟裘之地也。臣不敢當。後又欲封以甲斐二十四萬石。又辭曰。此武田氏割據之地也。臣不敢當。公遣人諭之曰。卿不欲去若狹。吾當給隣近之地。近江二郡。卿勿復辭。忠勝又辭曰。臣之所以辭封者亦有說焉。自古執柄之臣。祿厚則驕。驕則覆。如本多正純。可以人

見矣。臣而受厚祿。安知異日之不生侈心。臣縱能恭謙終身。又安知子孫之不招禍。故臣之辭封。非特爲一身也。公嗟歎而止。

三浦梅園

角田簡

三浦梅園。豐後杵築人。自奉節儉。有羸必施。又釀米錢。歉歲出貸。豐年入息。由是免饑寒者多矣。孝子順孫。節婦忠奴。湮滅無聞者。梅園爲稱揚顯之。或告之于官。使得褒賜。或募之鄉邑。以爲救助。又自餽米鹽。日月相給。而使奉養無缺。閭閻子弟。有小善必褒焉。有小惡必誡焉。是以人皆憚其嚴。懷其惠。感服之甚。至或合掌拜謝焉。嘗有十數村民。連合騷擾。將入城府。梅園要。

諸塗解喻再三事乃平。

用財

貝原篤信

君子棄其財而救貧窮者非不愛其財愛其財甚而欲用之德義也故能賑恤貧窮者視其平生用財必儉約不妄費之士也不能救貧窮者必驕奢妄費之人也

阿部忠秋

鹽谷世弘

曰人孰不愛子而至於棄之思其父母之心安得不惻然且所鞠育隨長用之不爲耗財其後所收養日長男子隨才器使女爲資裝嫁之

上杉謙信

賴襄

信玄國不濱海仰鹽於東海氏真與北條氏康謀陰閉其鹽甲斐大困謙信聞之寄書信玄曰聞氏康氏真困君以鹽不勇不義我與公爭所爭在弓箭不在米鹽請自今以往取鹽於我國多寡唯命乃命賈人平價給之

小文規則序

賴 裹

裹嘗謂行文猶用兵也。所用益多而其法益不可失。本邦人不善行大文。五六百言以往。亂雜焉耳。譬之庸將之統多兵。適足以自累也。夫唐宋四家文之韓白也。多多益善。而時用寡勝焉。今且取其用。寡勝焉者以爲學者法。學者苟熟此法。能領一隊。則異日登壇。千軍萬馬。竚正闔闢。亦以此法推之而已。

記馬場信房事

尾藤孝肇

甲將馬場信房。自少至老。大小數十百戰。未嘗敗。亦未嘗傷。

軀小山田某。問之。故。信房曰。無他術。應變耳。變每出意外。吾循而應之。不爲所眩。其要在能視之。若臆而目無視。欲不頓敗。得乎。臆謂怯懦。武人之語。

遠州薑說

林長孺

世稱遠州產薑之美。余始聞意其不辛辣。及咬之。辛辣尤甚。殆將及舌。辣喉以爲辛辣。如是奚足以稱美乎。旣而思之。吁。吾過矣。夫辛辣薑之性也。辛辣尤甚。所以美也。薑而不辛辣。是猶武士之無武烈而柔媚。豈其本色哉。

元氣

鹽谷世弘

東照公嘗欲官一士問之土井利勝利勝曰彼不常來臣家臣未知其如何公弗懌曰汝秉國鈞勢在訪人材者豈肯附權勢如汝所言則知耻好義者將日趨柔媚知耻好義國家之元氣也元氣消亡國家衰耗其能久乎昔酒井忠世以神谷清正不禮己也謂我曰清正真可用者因請倍其俸忠世爲公忘私獎勵士風汝輩何不類焉

藤原實資

賴 裹

藤原實資性剛直明達不惑邪說初攝政道長專權舉朝阿附實資獨侃然正色屢發忠憤天子倚賴焉上東門院入內道長乞一時名流作和歌屏風中納言藤原公任爲選首華山法皇亦有御製實資時爲大納言獨拒之曰安有官列上達部而爲女御資裝者邪後一條帝有凶夢或勸講最勝經實資止之曰陛下唯正己修政邪不能犯也

舜水義烈

原 善

朱舜水至安南日館人供張甚盛舜水從容不撓安南王召見欲令拜而長揖不屈其人或以爲不解事至此畫砂作一拜字

以見之。舜水卽加不字于其上。於是怒囚之。遂將殺而守死。自誓。王終感動。赦死以嘉其義烈。

本間資氏射鷁

中井積德

新田義貞二萬五千騎。義助五千騎。大館氏明三千騎。軍和田經嶋間。以足利尊氏舟師。西軍鼓譟。未戰。有一人。緋甲黃馬。臨崖呼曰。將軍遠勞。敢獻珍助酒。注響箭而疾。有鷁掠水。搦大魚而高舉。乃馳馬射之。截其左翼。鷁以魚落舟中。兩軍喝采。不息。舟軍問其名字。對曰。以箭識之。復放一矢。軼三百步。穿中軍之甲。尊氏取視之。長十五扶半。題曰相摸人。本間孫四郎資氏。

命士射反之。適舟中有一人。大呼放矢。不達于岸。大爲笑罵。

岩間大藏

大槻清崇

岩間大藏。爲人魁梧。儼然一丈夫也。信玄拔之。伶人中。以列士伍。而性怯懦。畏死殊甚。信玄試之。戰陣七進七退。信玄曰。是不可以常法馭焉。我聞西域崑崙山。鐵化爲金。則人性怯懦。亦在鼓鑄如何耳。一日臨戰。俄捕大藏。縛之竹牌外。使向敵坐一步。不能動。則矢丸雨下。礮聲如雷。大藏膽落。神死無復人色。幸而不中。竟戰惴惴。以得無恙。大藏於是幡然改悟。曰。人苟有命。矢丸且不能中。死豈足畏哉。自此每戰。鼓勇先登。遂以成驍名。

始傳鐵砲

嚴垣松苗

西洋杜瓦爾國商船泊大隅海上種嶋始傳鐵砲嶋主時堯獲其術豐後國主義鑑奇之大會治工首廣其製豫人河野氏益究其精人皆知其利器相傳模造鍊習十數年間卒徧天下

木谷久左衛門

安積 信

木谷久左衛門者和泉人性卓犖好讀兵書寬永初流寓長崎從販舶抵暹羅居數年會國王逐其商客商客皆散去亞華聞之率兵六萬來寇國王大懼亟募商客拒之木谷應募將八千人

稻葉一徹

大槻清崇

稻葉伊豫守一徹既服從織田氏而信長意未釋然也乃設茗齋延之茶室竊使其臣三人託伴接以圖之一徹從容入室朗誦壁間所挂詩曰雲橫秦嶺家安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三人就問其義一徹一一分解并說其典甚詳信長隔壁傾聽忽然走出謂一徹曰我初謂汝一武勇男子也今乃知其有文學如此猜疑之心頓消矣一徹頓首而謝於是命三人各取七首於懷

以示之一。一徹亦袖裏出一刀笑曰。今日之事僕亦期不徒死耳。

千利休

大槐清崇

千利休學茶儀於左海人紹鷗紹鷗斯道之盧陸也。嘗欲試利休才命掃除庭中諾而往則茶亭之前帚痕如拭不留纖塵林樹瀟灑青翠欲滴利休躊躇無復下手處竟入林中試搖其一樹則墜葉翻風片片點地殊覺添一段風趣乃報曰謹了命矣紹鷗視之感其奇才盡傾秘訣而授焉利休得宗匠名始于此。

石田三成

大槐清崇

豐臣秀吉嘗放鷹於野渴甚投一僧寺乞茶太急有行童進一大椀茶微溫盛到七八分公一啜稱快更進一椀少熱不滿半椀公徐啜了又要一椀於是代以小椀太熱不可遽口公愛其才敏請之住持僧携歸以爲小臣漸愛寵之後竟列爲五奉行治部少輔石田三成是也。

紀平洲

東條耕

紀平洲幼好讀書誦讀既遍歲十七而請遊學於京師單身赴之與伊勢人北畠世規者同舍僑居垢衣弊帶食糲嗜蔬務儉費用先是父正長爲之與金五十兩使適其用在京一年費散

十兩。以其餘。購得書數百卷。及歸期。駄兩馬而還。鄉里皆以美談之。

羅山強識

原 善

林羅山。父信時。住平安。羅山生而秀偉。幼既嚮學。甲斐德本過父讀太平記。羅山時年八歲。一聞記之。卽背誦者數十張。又嘗造某許。講論語集註中。脫一葉。乃操筆諳寫。以補葺之。一字不謬。其強識率此類也。

除日講起

原 善

歲暮。官得庵謂林羅山曰。余未讀通鑑綱目。請先生以明春爲余講之。羅山曰。子心誠求之。何待來年。卽以除日講起。又嘗見人邀觀祇園神會。適一諸生袖棠陰比事來問。羅山一一說之。畧旣移。遂不觀會。

伊藤仁齋

原 善

伊藤仁齋。家故赤貧。歲暮不能買糲餐。亦曠然不以爲意。妻跪進曰。家道育鞠。妾未嘗爲不堪。而獨其不可忍者。孺子原藏。未解貧爲何物。羨人家有資。連求不已。妾雖口能譙呵之。腸爲斷絕。言訖泣下。仁齋隱几閱書。一言不爲之答。直卸其所着外套。

以授妻

川井東村

東條耕

川井東村。年垂五十。始志于學。受業於山崎闇齋。東村長於闇齋十四歲矣。闇齋曰。入道莫如敬。當先持敬。子不幸過時。不必讀書。可專實踐。我只說與子。則每事須體究。東村從之。專力持敬之說。不敢少懈。其餘所聞。皆服膺而无失焉。闇齋屢稱其篤志。

鵠梟入室

角田簡

或見川井東村。言其父之難事。東村聞之。泫然泣下。謂左右曰。鵠梟入室。速駁出之。其人不肯去。懇乞教。東村乃責曰。子之至于斯者。足也。告于我者。舌也。舌與足。皆親之遺體也。以遺體毀本體。天地之所不容。罪莫大焉。語畢。復泣。其人瞿然。伏地謝罪。曰。請從是改行。東村乃謂其父曰。古人有言。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令嗣可與爲善。但以不學。至此也。其人竟以孝行。名于鄉里。

改過

貝原篤信

人心蔽固。則不能知過。苟知之明。則能改。是以貴能知其過也。

知過而後能改之。不吝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能知其過者知也。能改其過者勇也。能改而歸無過者仁也。改過之一事。而三德備矣。

定家清肅

徳川光圀

藤原定家俊成子夙以和歌發名。頗涉獵史傳。又能詩。而和歌之才。得之天資。縱橫馳騁。曲盡精微。且家學有淵源。奧義秘說。無所不究極。其在家作歌。必洞開南面。令可遠望。而整襟端坐。曰。平常於清肅中習之。則雖在至尊之前。不至失措。

細川幽齋

大槻清崇

細川兵部大輔藤孝。少小不喜國歌。自謂是縉紳婦女之技。非武夫之事也。偶某地之戰。追敵之棄馬走者不及而返。從者執馬銜以諫曰。窮追勿失。臣驗馬背尚暖。以知其行不遠。古歌不云乎。君波麻太。遠具波行志。我袖乃袂乃淚。比延志果年盤。藤孝領之。卽馳遂執其人以還。從此潛心歌道。深沈奧妙。至窮古今。集祕訣。所謂幽齋玄旨。是也。

義家學兵法

服部元喬

源義家從父將軍東征十二年。平奧而還。詣宇治公。話征戰事。
江帥側聞之。先退出。私自言渠有將才。惜未知兵道。時義家從
者聽得。而恚待其主出。而告之。義家曰。此公必有教。追及。謹請。
遂執弟子禮。受兵書。後寬治中。拜將。征奧。武衡方攻金澤城行。
見雁正將下。忽復亂過曰。是江公所教。必當有伏。令軍避過。果
賊數百在其野。

示塾生

藤澤甫

余頃訪某氏。某氏謂余曰。子塾何如。余曰。吾塾雖五尺之童皆
能讀書。屬文皆謹言慎行。某氏笑曰。讀之與屬我不之知。至謹

慎二字似不然也。吾聞子塾值子出門之後。則長少雜沓。狂劇
于此。謾戲于彼。動喧近隣。大率以爲常。如斯豈可謂之謹慎乎。
余愧不能答。夫諸生平日繙經史。則論禮義。講忠信。噴噴不已。
今也某氏之言姑置之。盍自愧平日之言。若使其氏之言妄歟。
天監在上。固無傷於諸生。亦吾塾之幸耳。不妄邪。各反其身可
也。是日余又將出門。因書示之。

讀書之法

雨森誠清

讀書之法。讀五張一遍。不如讀一張五遍。讀一張五遍。不如讀
半張十遍。讀半張十遍。不如讀二三行二十遍。讀二三行二十

教科書文言文
卷之一
遍不如讀一句四十遍此法也謂之日計之不足月計之有餘。
朝起則先思書義於衽席之上且思且起夜寢則又思書義於
衽席之上且思且睡此法也謂之不頃刻忘如此而學不成者
味之有也。

中江藤樹

原善

中江藤樹。祖加藤侯臣。父隱於農。先祖沒。乃拉藤樹之伊豫。
大洲。藤樹童卯如老成。年甫十一。一日讀大學。自天子以至于
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大感悟曰。幸此經之存于今也。聖人
豈不可學而至焉乎。十七。京師僧來講論語。當是時。大洲之俗。

惟武弁是競。無敢從學者。獨藤樹日夕徃聽焉。僧居僅月餘而去。因得四書大全。讀之。而往往爲僚友所毀謗。於是晝則深藏之。至夜始開卷。

愛日

貝原篤信

人之講學勤業。皆以時日之力。故志士惜日短。嗚呼。此日難再得。今年不重來。是以學者最要惜時日。豈可廢時曠日乎哉。古語。天地有萬古。此身不再得。人生只百年。此日最易過。幸生其間者。不可不知有生之樂。亦不可不懷虛生之憂。此六句可時吟玩。

題藤樹先生真蹟後

安積信

藤樹先生。絕意仕途。退而講道於荒村老屋之下。惟是一布衣耳。於是時。富貴功名。震耀于一世者。何限百餘年。後皆既與秋草俱泯。而先生道德之懿赫。如日星。學者欲摵衣從之。且不可得。卽獲其零縑隻字。不啻拱璧。觀者肅然改容。是見士之所重固在此。而不在于彼也。近世學術靡靡。幾乎壞矣。景仰先哲。撫卷慨然。

送埴原長谷兩生將之東京——山田球

家有老父母而辭之。遠遊勉強者。每日清晨。遙拜畢。輒復思今日。光陰實爲可愛之日。而費諸遊學。闕定省曠溫清。使父母懷遠望之憂。爲天地間一罪人矣。然今日所學之業。乃重大事件。有勝於定省者。故競寸陰。以成其業。然後歸養奉歡。僅足以贖其罪矣。反覆思之。而後速就業。至於夜間。又把終日所學之業。一一點檢考。其重大果有勝於定省溫清者否。心神已安。而後敢就寢。此則遊學中第一緊要之事矣。若一日沒了。這念則不孝之罪。竟不得免焉。

舞妓阿國

大槻清崇

天正中。有妓稱阿國者。妙麗善舞。名藉藉於京畿。少將秀康之在伏水。欲觀其伎。召致之客館。阿國繫頸以水晶念珠。少將意其品不稱。賜珊瑚念珠。以寵之。既而阿國進奏其技。羅衣從風。長袖交橫。極其宛轉之狀。少將凝視者久。因大號泣。左右恆問其故。少將乃曰。渠雖裙釵之流。既爲天下第一名矣。我則堂堂一丈夫。而曾不得稱。海內一人。豈能不羞而泣耶。

示三上仲敬。

柴野邦彥

力人之養力也。飯之生熟失度。不食。魚之多骨。不食。娼妓之養美也。日食豆腐漬。以悅澤其肌膚。又減食忍飢。以纖細其腰肢。

夫力之爲用。止爲一搏之勝而已矣。美之爲用。止爲一夫之悅而已矣。而以力人娼妓之智。猶能自惜。自愛。乃爾。大丈夫將繼往开来。出則濟此民於仁壽處。則傳斯文於將來。今乃艷乎一醉一飽之快。以危性命者。何哉。孟子曰。飲食之人賤之矣。蓋以娼妓力人是不如也。

快字說

篠崎 猶

好快惡不快。人之常情也。何謂快。所聽適耳。所視適目。所覩且食適鼻與口。四體百骸。莫所不適。謂之快也。然是身之快。非心之快。何謂心之快。惡惡如惡臭。心則快矣。好善如好色。心則快。

矣。心苟不快，則身所以爲快者，必歸於不快矣。然則快之本，在心，而不在身。故快字從心。君子先心之快，而後身之快。故心常快焉，而終身不失身之快矣。小人肆身之快，而不顧心之快否。故心益不快，而身之快亦隨亡矣。君子小人之辨，在於決其所快之先後而已。故快字亦從夬。

猿說

齋藤 醫

猿之演劇也。衣冠焉而爲士大夫。裙帶焉而爲婦女。且立且坐，且周旋，且進退，舉古忠臣烈婦之情狀，一一依倣，視之儼然人也。而或擲一菓于其前，則翻然自失，故態頓發。側衣冠，曳裙帶。

匍匐往食之。雖觀者嗤笑，弗自知也。嗚呼！猿自飾而爲人見菓，而爲猿。唯一菓而人猿判焉。然今學君子于聲音笑貌，而其節變于斗升之利者，是亦斗升而君子小人判焉。與猿何異。

義猴

芳野世育

東京谷中，善光寺坂有業種樹伊三郎者，畜猴甚慧，能解人意。鍾愛有年。甲戌春，伊罹疾，頗爲崇患，請治，信夫尚貞。每往診，猴必踞侍，甚有憂色。與物不食，如諦聽二人之言者，然尚貞竊異焉。已而伊歿，猴悲號哀慕，不離柩，欲自經者再矣。家人驚愕，慰喻之，猶且絕粒。及至葬，失其所在，多方搜索，得之牀下，以繩緊

縛其喉。兩手握其端。而殪。因窫之。伊墓側。

上杉景勝

大槻清崇

上杉景勝豪邁而膽大。其臨陣前隊既交戰。矢丸雨下。呼聲震天地。而景勝身尚卧幕中。鼾聲如雷。其朝于京師。一行鹵簿。數十百人。寂不聞咳聲。唯覺人馬行聲蕭蕭然耳。嘗渡富士川。人多船小。中流殆欲沈。景勝怒立舟頭。舉鞭一揮。衆皆躍入水游而涉。船乃得達岸。平素未曾見喜悅之色。家有所養。胡孫偶蒙景勝所脫巾帽。走升庭樹。向景勝點頭者三。景勝始莞然。左右侍御見景勝笑顏。唯此一事云。

福嶋三傑

岡田 僑

福嶋丹波醜而跛。關原捷後。東照公召諸侯家臣。有功者賜盃。福嶋氏臣尾關石見。長尾隼人。及丹波皆與焉。隼人缺唇。而石見瞎。三人同進。左右皆掩口而笑。既退。公叱左右曰。彼輩皆以功名顯。乃真丈夫也。汝等安得以其貌嗤之哉。左右皆有慙色。

鳥羽僧正

服部元喬

鳥羽僧正。好戲畫。嘗作旋風圖。吹米囊在空。粃糠塵亂。側畫僮奴遽欲抑留之狀。妙極駢態。時人傳玩。轉進上皇。皇覽大笑。且

嘆其工。及僧正朝問其畫意。便應曰。有此事。近日官供米至。大風忽起。輕颶囊穀。奴輩騷擾。臣僧傍看不堪可笑。戲作此爾。上皇乃寤。令考問倉吏。果有不法。供米多雜粃糠。

樋口甚藏

角田 簡

樋口甚藏。筑後人也。家世農富。而好學。其治家事事有法。尤戒驕奢。寬政七年。久留米始有建學校之議。甚藏聞之。請納建學之費。藩侯喜允之。學校既成。命曰明善堂。其所費以錢數之。凡一百八十萬。皆係甚藏所納也。一鄉感稱甚藏之義矣。

學校

貝原篤信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義理。無義理則人道廢矣。是以國家不可一日而無學校。無學校則義理之教不興。人倫之道不明。故曰飽食暖衣逸居無教。則近於禽獸。元人王介有謂。天下事若緩而實急者。學校是也。豈不然乎。夫明君先制民產。民食既足。則修學校之政不可緩。此令富而後教之者。聖人爲治之序也。

學問思辨

貝原篤信

人生而不學。與不生同。學而不道。與不學同。知而不能行。與

不知同故爲人者必不可不學爲學者必不可不知道。知道者必不可不行。知道至難自古英才敦行之士不爲不多然知道者鮮矣。學問思辨之功所以不可闕也。

村甲茂十郎

尾藤孝肇

伊豫長洲村。村甲茂十郎者事母至孝。自飲食衣服以至零細事物。每必咨稟而後行之一事。未嘗自專。歲垂六十。終始如一。又每朝出拜路上榜示人問其意曰余之頑愚亦得以長一邑。則以有公法在也。榜示是法之所存。豈可不拜。村隸今張城城主聞其孝賜米錢賞之云。

野中兼山

原善

野中兼山。嘗夾江戶及歸期也。致書鄉人曰。土佐無物不有。自江戶齋歸。惟有蛤蜊一艘耳。海路幸無恙。以歸日饋之。衆以爲嘗異味。計日待歸。既至則命投其所。漕於城下海中。不餘一箇。衆怪問。兼山笑曰。此不獨饋諸卿。使卿子孫亦飫之也。自此後果多生蛤蜊。衆始服其遠慮。

熊澤蕃山

原善

熊澤蕃山。年少時體貌充肥。自以爲武夫之職。一旦緩急被甲

持兵馳驅奔走。無所不爲。而豐肥如斯。雖由稟受。亦或安佚所致。從是攻苦食淡。日夜武事。是講。或出曠野。放鳥銃。或行山村。投民家。其當宿直也。藏木兵于禡笥。僚友就寢後。獨竊出空庭。演槍劍法。或深夜登屋。習禦火。如是者十餘年。身軀稍瘦削。

忠興譬喻

鹽谷世弘

細川忠興。受學藤原肅通。文義。其語。道理。善取譬喻。諭人。大將軍嘗問治國之要。對曰。如方筐而圓蓋。方可又問。如何。是良材。對曰。似赤石浦之貝殼。爲良材。大將軍稱善。他日問左右忠興。所言汝等以爲何如。皆答不解。大將軍曰。赤石浦風濤尤猛。貝

之生其地者。激蕩磨淬。光澤殊潤。人亦如是。嘗險阻。受砥礪者。方成良材。

重宗寄巨燈

安積信

播州明石城中有人麻呂祠。板倉重宗聞之。使人謂藩主曰。人麻呂以國雅名天下。何不徙祠於海濱爽垲之地。使慕其風者進香。予當置銅燈一基。候許諾。徙之海澨高處。重宗寄巨燈。通夕點之。先是明石洋船舶。夜間遇風雨。失方嚮。往往漂蕩。至是認燈爲標識。患遂絕。蓋重宗移祠本起于此。而不敢明言者。不欲露其迹也。

新井白石

原 善

新井白石。名君美江户人。仕幕府六年。遭災爲賜五十金。白石謂都下數有火。今以此賜治屋宇亦必當一朝灰洪恩豈可不別有所用乎。乃以賜金命函人制甲冑一領。其意欲一旦緩急擐以徇節也。居五年果復遇災。家什蕩盡。獨以其甲冑隨身得無恙矣。

蜂谷半之丞母

大槐清崇

吉田之役。蜂谷半之丞貞次初心期一番槍聞其爲人所先不

悅。乃付槍於從者。更提大刀而進。敵士河井太郎以銃輶之。蜂谷揮大刀截其銃口。河井跪。狙擊丸洞。蜂谷胸而死。從者馳反其母迎之門。問狀。從者曰。郎君戰死矣。母曰。死不待言。妾問其所以死之狀。曰。面敵而死。母喜曰。善。妾聞之足矣。走入室伏地號哭。

兒嶋高德

賴襄

兒嶋高德。稱備後三郎。聞後醍醐帝西遷。高德謂其衆曰。吾聞志士仁人有殺身以爲仁見義不爲無勇也。盍要奪駕以舉義。衆奮從之。伏舟坂山而待久之。不至。遣人候之。曰。駕向山陰道。

乃間道至杉坂。則已過矣。衆乃散去。高德悵恨不能去。乃變服尾駕而行。數日欲一見帝。有所言而不得間。於是夜入帝館。白櫻樹而書之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旦日護兵聚。視不能讀也。乃奏之。帝熟視之。欣然心知。有勤王者也。

瓜生保母

徳川光圀

瓜生保母。逸其姓名。延元中。新田義貞據金崎城。保與弟義鑑。源琳重照據松山城。奉脇屋義治以里見時成爲將。往援之。敵將高師泰出兵要于敦賀津。敗之。保。義鑑。姪七郎。與時成俱戰死。源琳重照收散卒還于松山。而城中軍士多死亡。號哭滿街。皆思自奮。

唯保母神色自若。無敢戚容。進謁義治。曰。兒曹不力。使里見君戰沒。竊恐大傷郎君之心也。幸二子從死。足以少謝妾家兒曹。本爲郎君起大事。苟使賊平。亡百千子姪。固非所悔。三子猶在。再舉可期。是妾所以轉哀爲喜也。因起爲義治行酒。士衆感激。皆思自奮。

間宮好高

岡田 僑

間宮好高。稱豐前守北條氏臣也。豐臣氏之討北條氏也。好高與子式部孫彦次郎。屬北條氏勝守山中城。彦次郎時年十五。好高誠之。曰。敵勢方張。吾知不免汝。宜速如小田原從主公生

死以之彦次郎曰。今事急假令兒在外猶當赴父祖之難。况同在一城。豈可復離左右哉。固請共死。好高瞋眼曰。吾何嘗教汝偷生。顧國家之計如何而已。汝執拗不從。命情義自是絕矣。彦次郎垂泣而去。於是好高與式部出守岱崎砦力戰死之。

中等漢文讀本卷之一終

宮本文

中等漢文讀本全十冊

定價	卷一、二、三、四、五、各金十五錢
卷六、七、八、各金十八錢	
卷九、十、各金廿二錢	

自卷一(明治三十年二月十五日印刷
至卷六(明治三十年二月十八日發行
自卷七(明治三十年三月十五日印刷
至卷十(明治三十年三月十八日發行
明治三十一年二月十二日訂正再版印刷
明治三十一年二月十五日發行

東京市小石川區久堅町二十四番地

東京市日本橋區本町四丁目十六番地

版權

所有

發行者

編纂者

印刷所

發

兌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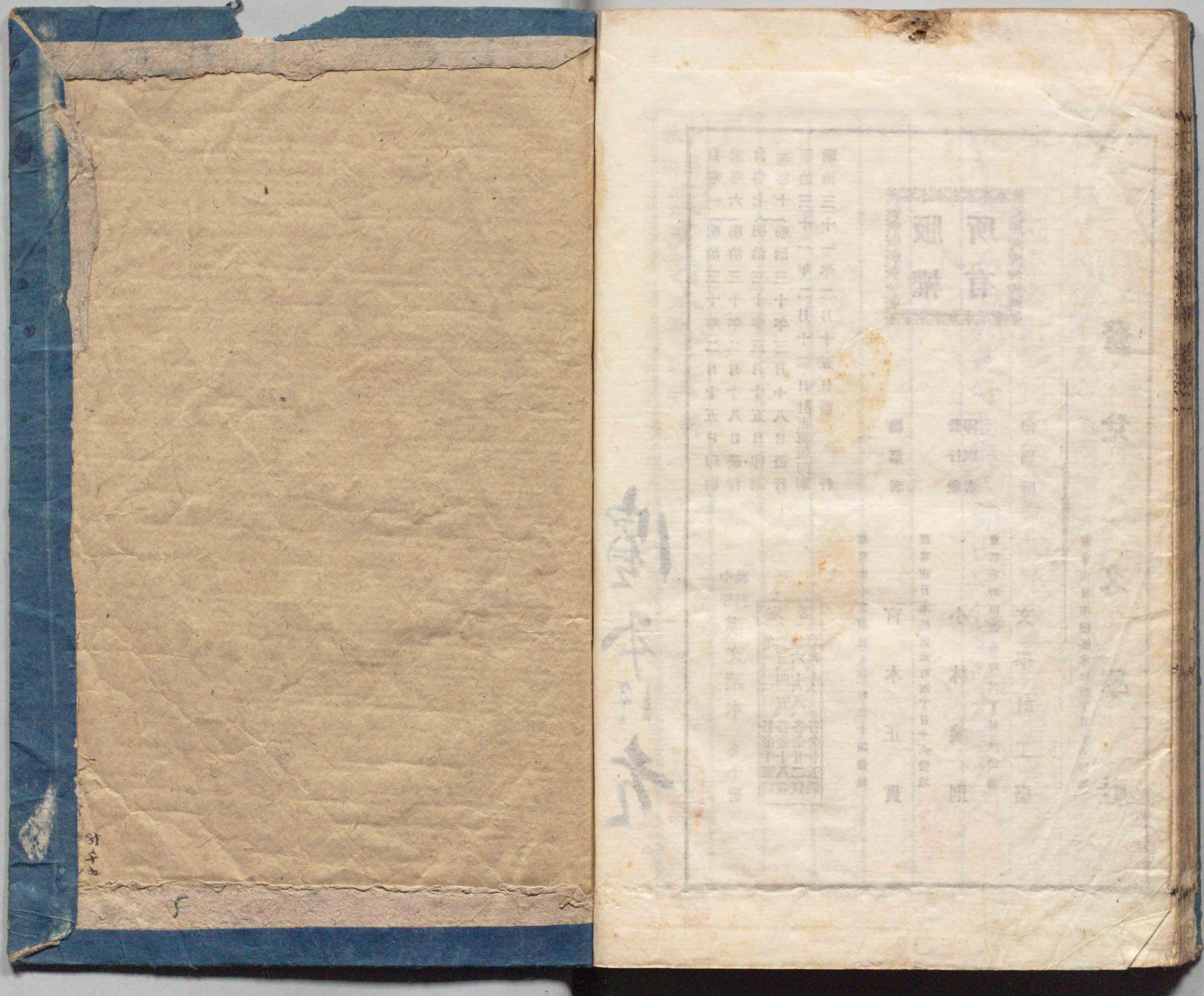
學

社

小林正貫

文學社工場

東京市日本橋區本町四丁目十六番地



詞譜

唐詩一編
文選一編
宋詞一編
小林一編

東坡集
東坡集
宋詞一編
宋詞一編

宋詞三十二卷二冊十首月題
詞譜三十卷二冊十首月題
武陵十卷三冊十八首題
唐詩才子集三十七卷三冊十首題
白居易集三十九卷三冊十首題

宋詞一編
宋詞一編
宋詞一編
宋詞一編

